

第一章 基督家庭

牧师父亲 启蒙慈母

1877年4月2日,颜惠庆(字骏人)出生于上海虹口的一个教士家庭,父亲给他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 Willams,据说是为了纪念他父亲颜永京在教会中的好友美国人威廉斯主教。

颜家祖籍山东,传说是颜子后裔(对此颜惠庆自己虽不敢全信,但颇以此自豪,时常挂在嘴边,向人骄傲地提起),大约在数百年前,颜氏的一支从山东迁居福建,在泉州厦门地区定居。清朝道光初年,颜惠庆的祖父为了躲避福建的战乱,再从厦门举家迁往上海,遂定居于上海王家码头(今南市区小东门),开设木棉行,膝下二子一女。

颜惠庆的父亲颜永京,字拥经,出生于 1838 年,是家中的长子。他出生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决心向烟毒开战;二是大西洋上第一艘汽船试航,标志着人类迈入了蒸汽机时代,这无疑是两件将对历史、世界历史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大事。对中国来说是将被外国的“船坚炮利”轰开国门的先声,而对西方来说则预

示着将要进入的崭新的海洋时代。第一次鸦片战争使泱泱华夏首尝败果，列强得以“抢滩”上海，昔日的江南小镇迅速崛起为远东的豪华都市，成为开中国风气之先的地方。汽船的发明则使西方殖民者的“十字军”东侵如虎添翼，但也使中国人能够跨出国门，越过大洋，“开眼看世界”。颜永京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中国和世界都经历着巨大变革的时代，他这个木棉行的少东家才得以经历了与同时代中国人截然不同的生活。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始有了教会学校，颜家附近的王家码头就有一所由美国传教士布尼（Bishop Boone）开办的教会学校，但普通中国人家多数不愿将子弟送到洋人学校接受“异端邪说”。颜永京的父亲——这位来自厦门的福建商人，思想开通，头脑精明，他从家门前黄浦江上进进出出的外国货轮带来的形形色色的“洋货”中看到了新奇，也看到了商机，他已经注意到了西人进入中国后，上海正在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变化，愿意让儿子们接受西方教育。更何况当时入教会学校读书不仅学费全免，还能获得一定的津贴。这样，颜永京 10 岁那年，父亲将他从私塾转到这所教会学堂就读。父亲的初衷只是想让他能学到一口流利的“外国话”，将来能够当个“康白度”（买办）孰料教会学校的教育却使颜永京最终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上帝的事业”。

在学校的所有同学中颜永京最矮小，却最聪明用功，深得布尼的喜爱，认为乃是可造之才。1854 年，在征得颜家同意后，布尼将年仅 16 岁的颜永京带到美国接受系统的神学教育。颜永京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前后长达 8 年，而他在美的一切费用均由纽约升天教堂（Ascension Church）主日学校负担。颜永京就读于俄亥俄州甘尔比镇建阳学院（Kenyon College, Gambier, Ohio），他在学校里不仅成绩出众，而且热心社会活动，曾发起组织 ADP 兄弟会，加入 Hu Phi Kappa 文学会，非常活跃。1861 年，他以优异的

成绩从建阳学院毕业。后来，他的弟弟颜澍隆和长子颜锡庆都先后毕业于该学院。^① 8年后，鉴于颜永京在中国的传教成就，建阳学院授予他荣誉硕士学位。后来，他还入选全美大学高材生荣誉学会，是该会的第一位中国籍会员。

1862年，大学毕业的颜永京受美国教会派遣由美返沪，但当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驻华的美国教会财源几乎断绝，而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因清政府“借师助剿”已经烧到了上海附近，传教活动无以维系。回国后为了养家糊口，颜永京只能先委身商界，凭着机敏的头脑和流利的英语，他先后受雇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同文书局等，后又担任上海租界工部局秘书。可是从小接受教会教育，又在美国经历了8年严格而正规神学训练的颜永京，对于“上帝的事业”无比忠诚，工作之余时常义务参加上海的“主日学堂”和虹口救主堂的工作。等到美国在华教会经费充裕、运转正常后，他便不顾家人激烈反对，立即放弃工部局收入丰厚的职位，义无反顾地将终生奉献给教会事业。1870年，颜永京在武昌正式接受“圣职”，担任牧师。当时的中国“教案”大兴，牧师的日子并不好过，作为一名黄皮肤黑眼睛的传教士又处处受到外国教士的怠慢与排挤，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颜永京对于上帝的虔诚信仰。他在湖北兴学传教达12年之久，这期间，他先后主持建立了文华书院、文华大学（该校最初的英文名称为Boone College，就是为纪念颜永京的恩师布尼，后来更名为华中大学），在他的苦心营造下，该校逐渐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知名学府。

^① 颜澍隆从建阳学院毕业回国后，担任了4年牧师，后不幸病故，其子颜福庆由颜永京扶养成人，曾先后担任协和医学院和上海中山医院的院长，是近代著名的医学家。

1878年，颜永京返回上海，参加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的前身）的筹建工作，次年出任书院院长兼神学教授。^①虽然颜永京热爱神学教育，但他总是感到书院仿佛“象牙塔”，隔断了他与普通中国民众的接触，令他难以将“上帝的福音”传达到社会的底层。1888年，他辞去圣约翰书院的职位，专任上海虹口圣公会主堂教区牧师。这期间他曾主持“祈祷圣书委员会”的工作，编译出版了一系列通俗易懂的中文版宗教书籍。

颜永京在教会中资深望重，也因他在中国青年中推行新式教育而在华人教友中深孚众望，同时他还致力于将西学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工作，先后将斯宾塞尔的《教育论》、《心理学大纲》、《科学导源》等书译成中文出版，成为中国近代科普教育的先驱。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亦颇有造诣，上海同仁医院曾聘他担任生理学教授，他将赫胥黎的《生理学》一书的中文译本选定为学生的课本，但并不是简单地将原译者的观点照搬给学生，而是对照原版，不断校订原译本中存在的臆测、误译部分，他笃信上帝，但从不开辟科学。因其博学多识和认真负责，深受学生与校方欢迎。据颜氏后人回忆，清政府曾经有意请颜永京担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但为他所婉拒，他对家人说：“每天教书，要我向学生跪拜磕头，我如何能做得呢？”^②

颜惠庆的母亲姓戚，上海浦东人氏，曾在美国教会于上海开办的女塾中接受教育，和颜永京定亲后，颜家将她送到香港补习英文一年，也称得上是一位新式妇女。颜永京夫妇共有五子一女，颜惠庆行四（其中季子少年早歿）。颜惠庆出生后不久，父亲

① 1879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施若瑟在上海将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改名“圣约翰书院”。1905年改为大学，在美国注册立案。

② 颜惠庆著，姚松龄译：《颜惠庆自传》，第295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就从武昌返回上海出任圣约翰书院的院长。经过父亲多年的奋斗，颜家当时在上海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颜永京在中外人士中也具有了相当的威望。颜惠庆记得童年时全家住在一幢两层的石库门房子里，父亲常年忙于教务，乐此不疲；母亲相夫教子，能干贤淑，是他们兄妹的中英文启蒙教师。不过，父亲对于颜惠庆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为深刻：从对基督教的笃信、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到为人的正直、处事的公正。颜惠庆小的时候，父亲很注重让他们兄弟接受各种新发明、新事物，带他们去参观美国的军舰、美国友人在上海开设的最早的造纸厂和自来水公司。但凡有马戏团、话剧团等到上海巡回演出，父亲也总是带着他们前往观看；颜惠庆以后对看戏——无论是西洋话剧、歌剧，还是中国戏剧一生钟情，与父亲从小的培养不无关系。

作为教士，颜永京对于禁烟和天足两项运动相当热心。提倡天足，颜永京身先士卒，禁止他唯一的爱女颜庆莲缠足。在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大家闺秀保持天足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决心的，从此可见颜家的开通与民主。父亲对于禁烟的热衷，对颜惠庆的影响最为深刻。1894 年，颜永京受中国禁烟总会的派遣前往英国宣传鸦片贸易对中国流毒之深，呼吁英国各界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和基督爱人如己的教义，支持中国的禁烟运动。颜惠庆跻身政界后也竭力倡导禁烟，曾数度作为中方代表出席国际禁烟大会。他常回忆起童年时，有一次父亲带他到厦门老家旅游，沿途看到不少的中国同胞因吸食鸦片而疲顿猥琐、龌龊不堪；父亲对此痛心疾首，殷殷告诫颜惠庆日后定要为中国的禁烟事业努力。这件事情给颜惠庆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每每激励他执著地为中国的禁烟运动而努力。

颜永京晚年辞去教职游历英美两国年余，向西方的民众介绍中国维新变革的情况。不料由于过于辛苦，回国后血压上升，又

不幸染上肾炎，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硬撑着前往湖北繁昌讲道。湖北是颜永京传教事业的肇兴之地，他对之有着深厚的感情，曾将此次繁昌之行的见闻详加记述，这些文字收在《教会在中国》（The Church In China）一书卷四第 4 号中。1898 年 6 月 20 日，颜永京在睡梦中与世长辞，当时颜惠庆和弟弟颜德庆正在美国求学，未及奔丧，第二年颜夫人戚氏亦随夫仙游。^①

快乐童年 英文小教席

颜永京在华、洋两界社会声望日高，颜家亦成为上海滩的名门，但颜永京对六个子女在生活上的要求却相当严格。他曾经拿出自己的积蓄拓展教会，救济教友，却不允许孩子们在生活上有任何的奢侈浪费。他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视，他常对子女们说：“将来我不会有财富留给你们，但必尽力使你们受最好的教育。”颜家的孩子们文化生活是丰实的，物质生活却相当俭朴。颜惠庆回忆说，父母对他们的衣着，无论是在颜色、质地还是剪裁上都有严格要求，16 岁以前他们被禁止穿着皮袍或皮坎肩，日常穿着都是棉织品，颜色也都是比较耐脏的藏青等深色。因为不断地长个子，孩子们的长衫总是在新做成时就在腰中打一个横摺，以备日后可以放长继续穿用。但是放长的那一部分总是和其他部分色差很大，影响美观；已经有了爱美之心的孩子们，常常感到难以忍受。但正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才得以使颜惠庆和他的兄弟们得以免除“奢侈、邪辟、柔懦，种种不良习惯”。

颜永京从美国回来后一直保持着西式的生活方式，家中的用品、家具都是西式的，饮食起居也是中西参半。圣约翰书院中聘

^① 《颜惠庆自传》第 293—294 页。

有很多外籍教员和由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在颜惠庆的视野内，不是受过西式教育的“新派人物”，就是来华传教的“上帝使者”，他和同龄的拖着长辫的中国孩子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在他三四岁时，父母为他请了一位美国姑娘，一边作保姆带他，一边教他英语口语，刚咿呀学语之时他已能开口说不少英语了。他有许多金发碧眼和中西混血的玩伴，所受的后蒙教育完全是美国化的，母亲教他弹钢琴，欣赏西方音乐，父亲不仅带他参观上海的新鲜事物，还带着他到全国各地游历。

尽管如此，到了入学年龄时，颜永京还是决定将颜惠庆和他的弟弟颜德庆先送入私塾学习，希望他们在接受完整的西式教育之前，多少有些国学底子。在虹口的颜家附近有一个宁波富商的女婿是个秀才，设帐招徒，颜惠庆兄弟俩就入馆跟这位秀才学习。在这个私塾里，他们和普通的中国小孩一样，背《三字经》、《百家姓》，学《千字文》、《孝经》，打下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颜永京担任圣约翰书院院长后，颜家搬迁至梵王渡（今万航渡路）圣约翰书院所建的西式洋房中，条件比从前住的石库门房子改善很多。颜惠庆、颜德庆兄弟俩才告别了秀才老师和传统的中式教育，进入英国教会开办的英华学塾学习。

幼年的颜惠庆在圣约翰书院颇受大家欢迎，有一位美国女教师特别喜欢他，在她所编写的初级英文课本中还特地加进了有关颜惠庆的内容：“Weiching has a nice hen”（惠庆有一只可爱的母鸡），想来颜惠庆小时候一定养过小鸡。除了小鸡之外，颜家还养了不少小宠物，像鸽子、金丝鸟、小白鼠和一只名叫“雪球”的卷毛小狗，还有甲虫、蟋蟀；这些宠物陪伴着颜家的孩子们度过了幸福而又快乐的童年。儿时的颜惠庆天资聪颖，顽皮但不失忠厚，是个处处受人欢迎的好孩子。

颜惠庆的大哥颜锡庆很小就被送到父亲的母校——建阳学

院留学。而未来的大嫂却住在颜家——因为两家是世交。弟弟、妹妹们与未来大嫂的关系非常融洽，大嫂是名门闺秀，似乎有着一肚子的故事。颜惠庆经常听大嫂给他们讲“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等从受西式教育的父亲那里听不到的中国传统故事，使他接受了另一种方式的中国文化教育。

1880 年末，大哥颜锡庆从建阳学院毕业回到上海，成为圣约翰书院中轰动一时的大事。书院的学生们争先恐后欲睹留学生的风采。大哥从美国带回来的一辆自行车深深地吸引了颜惠庆，这可是在当时国内轻易见不到的新鲜货呀。大哥是建阳学院的歌星，会弹吉他，受了西方教育的大哥常常在月下的花园中为未婚妻边弹边唱动人的情歌，两人还手拉手在院子里散步，这在当时的上海简直有点惊世骇俗，但在颜家却是再自然不过的。那个潇洒浪漫的大哥形象一下子刻入了颜惠庆的心中，从那时起，他就时时盼望着自己也能走出国门，去看看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

颜惠庆和颜德庆在英华学塾学习世界通史、英文和数学，由于他们受教育早，比同班的同学程度要高出许多，接受能力也要强得多，老师在教了一年之后，表示无法再教他们了，因为不能单独为他们两人授课，而再让他们跟班上课又几乎是浪费时间。颜永京只得将两个儿子转入上海同文书院，学习原版的赫胥黎的《生理学》和格林的《英国简史》，以及数学翻译和写作等课程。同班的同学都比他们年长，但是不久之后，同文书院的老师也觉得没有再多的教材可以让兄弟俩学习了，两人只好又退学，改为在家自修。这时，颜永京已经决定送颜惠庆赴美留学，他亲自为儿子补习代数和拉丁文，后来又延聘了一位从建阳学院毕业的理学士专门为兄弟俩补习数学，为不久之后的留学打好基础。

颜永京慧眼独具，他感到儿子们就要出国求学，今后接受国

俩补习中国经学。颜惠庆与颜德庆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每天学习中国古籍，用文言文写作，练习书法。颜惠庆进步很快，秀才老师非常赏识他，一再劝他不要出国留学了，应该直接去参加科举考试，还教他写八股文。颜永京知道后，坚决反对儿子学写这种废话连篇的文章，也不稀罕什么“功名”，他希望儿子能够到美国去学医，以实现他真正济世救民的理想，只是可惜他五儿一女中无人学医。所幸他故世之后，颜惠庆为妹妹庆莲“招”了一名学医的女婿，而颜庆莲的儿子也是学医的，这才多少了了颜永京的遗愿。

在颜惠庆少年的回忆中最难忘的经历就是担任英文教师。一位与颜家熟识的女士和英国人结婚后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有一次这位女士要到日本去度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代课教师，她突然想到颜家的孩子都是英文好手，就要求颜惠庆为她代课一个月。要知道这可是一个有着 30 余人的成人英语学习班，而颜惠庆还是小孩子，家里人不同意他接手，怕班上的大人们会让他下不了台。但颜惠庆却“肚里有货心不慌”，欣然应允，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相当自信。第一天去上课，学生们看到这么一位小老师，很是不屑，打算故意为难他一下，有个学生拿了“Forget-me-not（勿忘我）”这个自认为是生僻的单词来考他，颜惠庆马上回答：“怪事，这样平常的字，你还不认识吗？这是一种花的名字呀。”学生们被镇住了，其实比起颜惠庆来，这些成年学生的英文水平相当有限，而他娴熟镇定、自信从容的态度也使“大”学生们不得不心服口服，从此后他们再也不敢小瞧这位“小”老师了。颜惠庆小小少年教成人班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就在颜惠庆代课的这一个月，有一位德国洋行的买办来到这所英文学校，打算请校方推荐一位私人的英文教师。在学校碰到颜惠庆时，这位买办还以为他是个小学生，就要他带去见校长，颜

惠庆据实相告。买办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决定就请他做自己的私人英文教师，年少志高的颜惠庆一口应承。以后他每天到买办家中为他补习英文。一个月后，这个买办的英文水平提高了，也更加喜欢、信任颜惠庆，决定介绍他兼任李鸿章之孙的外语教师。中堂大人家的私人教师可不好当，但颜惠庆一点也不胆怯，李氏父子对颜惠庆这个小教席也相当满意，李家小公子和颜惠庆年纪相仿，也很玩得来，这种寓教于玩的教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样一直教到颜惠庆离沪赴美才由他的大哥颜锡庆接替。颜惠庆对这段与李氏家族的交往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深切关系，往往发生在一些偶然的机遇里”，“这便是我与煊赫一时的李氏家庭，发生关系之始”。^①

值得一提的是，和颜惠庆同一时代的不少知名外交官都与他有着类似的童年生活经历：他们大都生活在东南沿海，不是出生富商殷实之家，就是传教士的后代。如江苏嘉定的顾维钧、吴江的施肇基都出生于富商之家，而浙江奉化的王正廷、广东东莞的王宠惠和颜惠庆一样是牧师的儿子。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他们在少年时代就能得风气之先，在青年时代又能出国留学而获得学位，他们比普通的中国人有机会能够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地了解世界。相似的家庭背景、教育和成长经历使他们得以成长为中华民国外交界独特而杰出的职业外交官群体，这恐怕并非巧合。

留美五载 文学学士

颜惠庆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两个哥哥就被送到美国读书，大哥颜锡庆在建阳学院继承父亲的衣钵，二哥颜志庆则在哥伦比

^①《颜惠庆自传》，第 16 页。

亚大学攻读法学。对颜家的孩子来说，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仿佛天经地义，是人生必经的道路。1895年10月，19岁的颜惠庆也踏上了西去的征程，他与父亲的教友结伴搭乘大英轮船公司的邮船转道英国，前往美国留学深造。大哥留学归来时深受众人瞩目与敬重的情景深深铭刻在颜惠庆脑海中，年少的惠庆迫切地盼望着出洋留学的这一天。却不知母亲戚氏正在为又一个儿子即将远行而暗自垂泪，对颜惠庆来说，这次与父母双亲的生离不意竟成了死别。

颜惠庆一行先经香港、新加坡，到英国伦敦，再横渡大西洋到纽约。一路上风浪险恶，吃尽了苦头。但颜惠庆一路上兴高采烈，处处意犹未尽，这是他首次出国旅行，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19世纪末的上海虽已开埠经年，但较欧洲的大都市仍显闭塞落后，伦敦让颜惠庆感到耳目一新，对未来的学习生活他更是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经过两个半月的旅程，颜惠庆一行终于抵达纽约，从小就耳熟能详的美国却在他初抵之时就给了他一个并不友好的见面礼。当时正值美国排华风潮方兴未艾，颜惠庆的留学护照是由上海道台签署的中文公函，虽有美国驻沪领事的签字证明，但还是被当做非法华工移民被拒于美国海关门外。前来接他的美国朋友——圣约翰书院院长卜济舫的父亲，一家印刷厂的老板据理力争，擅长英文的颜惠庆也奋力为自己辩护，在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终被获准入境，但在他少年的心中无疑已留下了第一次“对外交涉”的创伤。

抵美后，颜惠庆取道华盛顿前往父亲早就为他联系好的亚历山大市圣公会中学学习。那所教会中学孤零零地建在亚历山大市郊区“一座萧瑟迎风的山丘上”，离市中心尚有3公里之遥，交通非常不便。学校是寄宿制的，管理相当严格，物质条件也相对较

差，与普通中学相比，它对学生的要求甚至可以称得上严酷而苛刻。颜永京选择此校可谓用心良苦，他不希望儿子到美国以后在西方相对优越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面前心醉神迷，不思进取，而是想让他们在这样一所条件艰苦、管理严格的学校中接受身心的锻炼和正规的宗教训练。当然也因为在教会学校中，他这个牧师的儿子可以减免一半的学费。

颜惠庆凭着扎实的英文功底和从小养成的西式生活习惯，抵美之后迅速地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和西方学校的教育方式，很快就和美国同学融为一体。在圣公会中学的一年半中，虽然物质条件艰苦，学习生活却相当愉快、丰富。由于没有语言障碍，入校后不久，颜惠庆就被选入学校的黑津文学会，时常参加该会的演说、辩论，十分活跃，第二年还被选为该会的书记。颜惠庆虽是学校里极罕见的外国留学生——独一无二的黄皮肤的中国人，但他开朗的个性、出众的组织活动能力和优秀的学习成绩很快赢得了美国同学的喜爱与尊重，猖獗一时的排华风潮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圣公会中学的学业。第二年，他被任命为班长（该校规定由成绩优秀，能力出众的高年级学生出任低年級的班长），并担任校刊的编辑。在激情奔放的美国人中间，颜惠庆是一名“动口不动手”的中国君子，他成绩优良，擅长写作演说，但对各项体育运动却始终不得要领。在他看来踢足球不符合中国人的谦谦君子之礼，而他的体力、体能也无法与强壮的美国同学相对抗；冬天的滑雪也总是以屡滑屡摔而草草收场；唯有在上海时已有所接触的网球运动，技术大有增进，成为日后他唯一擅长和爱好的体育项目。

圣公会中学仅有颜惠庆一名中国留学生，亚历山大市也几乎看不到华侨，所幸亚历山大市紧邻美国首都华盛顿，颜惠庆可以经常到中国驻美公使馆拜访朋友，才不致过于寂寞孤单，最幸福的是，在使馆里还可以饱食一餐中国菜。那时任中国驻美公使的

是伍廷芳，在伍公使的随员中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了颜惠庆的老友知交，如胡惟德、周自齐、钟文耀及施肇曾和施肇基兄弟等。这时的颜惠庆虽还只是一名中学生，但已经在外交事业方面表现出天赋与才能。

清朝的外交官很多不谙驻在国语言，使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多有不便，没有懂英语的同胞陪同，往往不敢上街。每次颜惠庆一到公使馆，就成为抢手的义务译员。这对颜惠庆来说，有时也不免带来一些麻烦。他自己来美之前已经剃去长辫，改着西服，但中国公使馆中的工作人员是清政府的官员，仍然全套华服。与身着华丽绸缎衣服、拖着长辫的同胞们出行，常常引起美国人的围观，大声叫他们“princess”（公主），弄得颜惠庆十分尴尬。最糟糕的一次，是颜惠庆陪一位不懂英文的领事随员游览纽约，由于随员没钱雇马车只能步行去博物馆，结果被一群顽皮的美国小孩围攻，甚至出手戏弄他的长辫，颜惠庆只得带着他突出重围，落荒而逃。

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到达纽约。当时施肇基正担任中国驻纽约的总领事，遂邀请颜惠庆前往纽约拜见中堂大人。颜惠庆在上海时虽曾担任李鸿章之孙的英文教师，但与这位朝中重臣却是素昧平生，对此次拜见抱有极大的兴趣。他立即从亚历山大市赶往纽约，参加华侨们在特尔曼大酒店举行的欢迎宴会，欲一瞻中堂大人风采。然而就在大家辛苦等待之时，却有人来通报说，李中堂在出发时不慎被马车的车门挤破了手掌，无法赴宴，只能由其子代替，这令颜惠庆甚感遗憾。以后直到1900年，李鸿章为处理八国联军事宜，经过上海，颜惠庆才得以首次晤见李鸿章。

与此番见李鸿章不遇的遗憾相比，颜惠庆却另有一次与孙中山先生的不期而遇。有一次他坐火车出门旅行，在车厢中遇到一位身穿西服、绅士模样的华人长者，这位先生用流利的英文与颜

惠庆交谈，询问他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情况，颜惠庆一一相告，两人相谈甚洽。后来经人指点，颜惠庆才知道这位平易近人的长者就是后来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在美国读书期间，父亲颜永京从不间断地定时给儿子写信，谆谆教导。母亲戚氏则经常不远万里给他寄来包裹，里面尽是他喜欢的荔枝干、糖果等食品，使颜惠庆虽然只身在美，仍然沐浴在亲情的温暖之中。不幸的是，双亲大人在颜惠庆读大学一、二年级时相继弃养，远隔重洋，纵然放下学业赶回上海，也早已事过境迁，只得秉承双亲之命在美用功学习，以优秀的成绩报答双亲的养育之恩。

在圣公会中学就读一年半后，颜惠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了英文作文、辩论的金质奖章和全能优异的奖状。1897年9月，他升入弗吉尼亚大学文学部。一年以后，他的弟弟颜德庆也升入了该大学工科部。弗吉尼亚大学采用的是欧洲式的教学方式，课程设置弹性较大，并没有硬性的系科分配，仅粗略地分为8系——古代语文、现代语文、历史、经济学、自然科学、数学（其中包括天文学）、文学和哲学等，每个系也没有规定具体的课程要求，只要学生在3年内，至少于每个系选修一门课程，合计修满9门课程，就可获得学士学位。对颜惠庆而言，大学的学习比中学学习要轻松很多，他选修了德文、拉丁文、数学、经济学、全球通史、美国史、哲学和心理学9门课程，仍学有余力，另外又加修了哲学史、国际法与宪法，尤其是最后一门课程对他日后从政助益最大。

除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常规学习外，颜惠庆和他的父亲一样也热衷于教会工作，他加入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基督教青年会，但作为本地教会在大学中的分会，该青年会对宗教活动并不非常热心，活动开展也不经常，松散的组织与零星的活动令颜惠庆感到很不

满意。遂由他发起在学校附近组织了一所乡村儿童主日学校，每到星期天，他就约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学，骑着自行车前往主日学校担任义务教师，给学校附近乡村的儿童讲解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最初附近的居民对他这个黄皮肤黑眼睛的“福音传授者”有些冷眼相待，但时间一长，他那纯熟动听的英文，对于教义的稔熟，对教会活动的热衷与投入，终于打动了当地的居民，这所主日学校反而因为有这位“外籍”教师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谨遵父亲的教诲，颜惠庆还四处打听，申请加入美国的共济会。后来经镇上书店一位已是共济会会员的店员介绍，通过三级考试，他终于成为共济会蓝青支部（Blue Lodge）的正式会员。

颜惠庆初到弗吉尼亚大学时寄宿在学校宿舍中，不久弟弟颜德庆也升入该大学，兄弟俩为节省开支和相互照应，决定住到一起。他们借住在学校附近一家热情的美国人家中，房东的房子在乡间，环境幽雅，出门见绿，一派田园风情。房东一家对这两名来自东方的小伙子关照有加，不仅房租优惠，还时常免费为深夜学习的他们提供夜宵点心，使他们多少能感到一些家庭的温暖。

每到假期，兄弟俩就结伴到附近游玩，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俩人总能自寻其乐，兄弟间手足情深，倒也其乐融融。由于年龄相差不多，所以不论在国内，还是在美国，俩人都是最好的玩伴，颜家几兄弟中，就数颜德庆与颜惠庆的关系最为亲密。可惜相聚总是短暂，一年后，主修工程的颜德庆离开了弗吉尼亚大学，转入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颜惠庆又恢复了独居生活。他寄寓在当地一家由三姐妹开办的大学生宿舍中，对这位唯一的东方留学生，三位房东也相当关照，夜里会不时地给他送上一盘水果或三明治，不收分文。他和房东之间相处融洽，如同家人一般。青年时代的颜惠庆个性开朗、待人热情，处处受人欢迎。

到大学的最后一年，颜惠庆已经在弗吉尼亚州居住了近 5 年，

弗大的教务长很客气地将他所缴的学费退还，并告诉他：“你在本州居住很久，我们认你如同本州居民一样”——按照规定本州公民是可以免缴学费的。^①从中可见，颜惠庆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国的生活，也被美国人所认同。

1900年6月，颜惠庆到美国读书已满5年，他修满了所有的学位课程，拿到了文学士的学位。他是弗吉尼亚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也是该大学历史上获得学士学位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各科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典礼上备受瞩目。虽然没能遵从父亲要他学医的意愿，但终于获得了学士学位，这是对双亲在天之灵的最大安慰。颜惠庆决定结束留学生活，回国一展身手，另外也可以分担一些弟、妹求学的费用。

颜惠庆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与5年前来美国时截然不同的航线，利用回国之机好好地游历一番——旅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爱好。当时越洋旅行并不需要签证，只要由中国驻美公使馆秘书出具一份公函，证明乃是中国公使馆的名誉随员，便可周游世界，获得中国驻各地领事馆的关照。颜惠庆先横穿美国，抵达加拿大，沿途游览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多伦多、温哥华等处，然后从温哥华搭乘“印度皇后”号返国。24岁的颜惠庆怀揣着一腔报国的凌云壮志，梦想着能够回到祖国大显身手。

^①《颜惠庆自传》，第28页。

第二章 教授进士

踌躇满志 执教圣约翰

1900年8月13日，颜惠庆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这一天正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日子。

出国5年，故乡日新月异，处处显得陌生；上海话久未操练，也变得生疏，难以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有时候明明心里清楚要表达的意思，却无法找到合适的中文辞令来表述，似乎仍停留在英文的思维方式中。5年前，赴美留学没有经历什么不适，如今回到故乡反而有了更多的不适应，可见美国式的教育对于一位中国少年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刻。虽然中文的表达可以逐渐熟练，但是美国化的教育却要影响他一生，不仅影响到他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而且对他今后从政的政策取向、是非判断都将留下深刻的烙印。

回国后，不仅需要逐渐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更要尽快找到合适的工作，实现自食其力。大哥介绍颜惠庆到圣约翰大学任教，圣约翰的校长卜济舫从小看着颜惠庆长大，对他从小就为成人教授英文的传说早有耳闻，相信他有真才实学，立即聘他担任教授，